

归愚文鈔

一
函八
册

歸愚文鈔卷十二

長洲沈德潛礪士

陳求古哀辭

陳子求古名又龍吳縣諸生有才名詩古文詞少
歲能為之時作竒語多可觀丁酉六月朔與予遇
於席上鶴礪手挾馬槌揖余曰將之金陵此行屏
人事窮古學科第可戾契致也遂別去越三日次
南徐泊舟胡豆洲側歌古詩仰天大嘆失足墮江
死年二十有五先是求古嘗讀書僧寺值夜雪漏
鼓二下爨故紙溫酒持杯酌客酒酣披狐裘岸范

陽中慷慨談天下事願馳名馬橫稍挾弓矢出飛
狐鴈門格猛獸下驚鳥願盻塞垣以為樂聞者笑
之而求古屈強頗自負也予時壯其志不意其竟
死歲八月偕爰生自金陵歸渡江哀其志不就不
得死所投牲酒於中流為詞以招之

已乎求古清才橫溢胡暴亡也短命而死從古有
人胡沈江也彭咸靈均殞身悟主尔曾何所悲傷
也黃能黠螫飛翬角鯉不可狎遊而何偏與之相
羊也刺鷹敘虎志雄命蹇不得馳逐於疆場也豈
龍堂貝闕需爾才人而麟麟炳炳一吐其光芒也

抑昏愚皆貴險狠皆壽而短折酷伐正天之表異
於猖狂也已乎求古高堂飲五空閨欲絕脊毋滯
淫此邦也魂子有知應從我歸故鄉也

原书缺页



蔣省庵太僕湛露集序

湛露集者同鄉省庵蔣先生彙生平紀恩詩而成是編也凡登第遷轉出使奏對賚予

封誥皆有詩重

君恩也其他賦物寫懷登臨憑吊友朋燕會贈答之作不存焉重

君恩不他及也按湛露序謂天子燕諸侯之詩歐陽本義謂露之沾濡萬物入夜方盛譬天子燕諸侯厭厭然至於夜而非醉則不歸也在豐草者湛露被草如王恩之被諸侯也在宗載考者考成也

傳為宗子尤貴於成禮也合而觀之揔以道上下
相浹之情云爾先生世受

國恩自王考學憲公以來考制府公諸父大學士
文肅公畀以股肱耳目腹心之任調燮鎮撫功在
社稷當時非無齟齬掎撫之者賴

天子始終倚毗之而先生繼武前烈兄弟同

朝左右贊襄勤勞事國比於漢之韋平唐之蘇許
公李衛國祖孫父子間轉又過之則

君之厚臣同於長夜初零之露而禮意優渥由晝
逮宵而未有艾也抑異姓之臣而引而近之如同

姓然視古人臣之燕飲宗廟路寢者情同一轍上
下相親洵乎有加無已者也且先生之意又不止
於此湛露之三章曰顯允君子莫不令德程子謂
忠順之心溫克之容皆令德也言湛露之恩如故
而君子以令德自勗也四章曰豈弟君子莫不令
儀疏謂當奏陔夏之節猶善威儀言雖醉而威儀
益善也蓋上之厚下者愈寬則下之自繩者愈嚴
君有餘恩臣有餘敬盛世君臣有各盡其道者焉
先生於感戴而辭賚無取書而云云蓋忠貞
君恩之中益深砥礪臣節之意凡所以持盈守謙

風夜匪解以無忘

三朝之知遇而保寵賚於無窮書所云世篤忠貞
服勞王家能踐斯語矣此先生編詩成集之意也
若其文詞之工炳炳烺烺同於韶咸之並作鳳羽
之高翔者特其學殖醇厚才藻斐然溢於忠愛敬
慎之餘者不詳論焉

繆少司寇詩序

世之專以詩名者談格律整隊伍校量字句擬議聲病以求言語之工言語亦既工矣而么絃孤韻終難當夫作者惟先有不可磨滅之概與挹注不盡之源蘊於胸中即不必求工於詩而縱心一往浩浩洋洋自有不得不工之勢無他工夫在詩外也得此意也可以讀少司寇湘芷繆先生詩先生為諸生時學殖文章即已包孕餘子貫穿古今既而取高第官侍從秉史筆柄文衡佐秋官人文國論儲峙胸中未嘗听听焉以詩自鳴爭短長於音

韻藻采間也而出其緒餘揚扞風雅或渾淪磅礴
地負海涵或鋪陳終始排比聲律或含吐醞藉風
標俊上而流連景光刻畫蟲魚者亦間及焉所謂
五岳起方寸讀書破萬卷者非先生不足當之則
先生之詩有盤蓄於辭華未吐之先者也先是商
止宋公撫吳定江左十五子詩先生詩排纂成列
商止意尊韓蘇故於橫空硬語超邁俊逸者多所
采擇今商止所收集中祇存其半豈散亡零落一
時有未及網羅者耶抑先生悔其少作境界層累
益高而向之馳驟於孟縣眉山者有芟薙獨多者

耶惜乎商業不及見之末由進而與之商榷也德
潛年三十歲時即能讀先生詩而相距大江南北
未嘗請謁後先生官於朝踪跡益遠歲乙卯召試
來京先生又成古人惟經其寓齋登著書之堂撫
嘉樹坐盤石與其門下士徐澂齋前輩遊得悉先
生流風餘韻迄今又七八年乃得盡讀先生遺詩
回憶前三十歲時杳如昔夢而潛之年亦既頽然
老矣子思子云昔我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唯先生
之謂歟令嗣官京師屬潛草序因道其詩外有事
在者以表異於駢花儷葉之流而人之求工於鈞

章劄句間者亦可讀先生之詩而爽然自失也夫

使滇集序

使滇集者彭宮允芝庭典試滇南時詩也自奉使
啓行迄竣事復命中凡山川險塞登臨懷古風簾
月案持衡校藝與夫友朋之贈答風土之沃瘠以
及鷲木禽魚之珍竒瑰麗無不備焉共得古今體
若干章分二卷皆焯焯可貴者前明武宗時楊升
庵慎以鴻博絕麗之學為南宮第二人廷對第一
人推前朝才士之寂肅宗朝以建議禮謫滇南滇
南僻處荒徼人文絕少得升庵山水俱為增重而
升庵詩文亦在滇南時獨多今芝庭之學問門風

可續升庵科名之盛事并軼升庵而又當

聖賢相逢之時

君臣一德明明穆穆出使萬里外為

天子得人因得出其緒餘以彩筆之華藻繪點蒼
洱海間視升庵之肩輿往還了角傳粉肆志於侘
傺牢愁餘者其幸不幸為何如也味其詩歌皆道
揚

德意辭和氣平有小雅使臣不遑啓居諏謀詢度
之意稱極盛焉後之讀者可以慶使者之遭逢也

已

刻真集卷

方舟兄遺詩序

予交方舟最晚而相知獨深乙巳冬方舟將之山陽相遭於臨頓里之師子林謂予曰我年已七十年離別倍為神傷即幸而歸歸而來吳恐亦無幾相見也生平詩稿幸為我序之予許諾不二日買舟去明年夏有人自淮安來傳方舟歿矣同人重其人為位以笑之猶記庚子辛丑間結詩社於北郭方舟每課必至詩成傳示衆坐人人推射鵰手方舟作鍾記室語品評他人詩不失銖黍輕重一時友朋之樂稱為盛事乃歲月幾何衆人各以

事散去不易復合而方舟遽成古人曹子桓嘆追思昔遊猶在心目而倏焉化為異物歐陽子以善人君子之不常在為可惜豈虛語邪方舟壯盛時嘗之桂林南海經嵩岱陟嶠隴踰潼關走塞垣歷昌平廬龍醫無閭諸地而往來於西北歲月尤多故其詩每作燕趙聲今集中九邊十三陵五嶽諸篇即起李北地諸公於今不能遠過也噫嘻其所謂得江山之助者與予於詩人之來吳者每得與游然其詩或可或否而於方舟詩獨許為不易及然則序方舟詩固予之素心而况臨別垂歎之言